

在新都锦门古桑公园,有两棵被喻为“丝路桑魂”的千年古桑,它们是成都千年蚕桑文化的一个现实影像。

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成都这样,与蚕桑文化有着如此水乳交融、生生不息的密切联系。黄帝元妃嫫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,尊为“先蚕圣母”;“蜀王之王”蚕丛以蚕桑立国,教民蚕桑,开古蜀丝绸经济富国利民的先河;古蜀国开创的“蜀身毒道”即“南方丝绸之路”,以成都为起点,将蜀丝织品等“成都造”源源不断地运销到缅甸、印度、中亚和欧洲。南方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,让古蜀丝绸的经纬在岁月长河中编织出对外开放的文化密码,也令成都千年“锦城”的美名远播世界各地。

千年古桑王 沿着丝路到锦城

冯荣光 文/图



在人们眼里,千年古桑象征着健康、平安和吉祥。



数不尽的桑果挂满枝头。

锦水锦城

『锦』彩『绣』色,古今成都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旅游名片

千百年来,蚕桑文化融入蜀人血脉,一代代勤劳灵巧的手编织出一段段华彩灿烂的蜀锦,也成就了成都这座“锦城”。

古时人们将小满视为蚕神诞辰日。《清嘉录》记载:“小满乍来,蚕妇煮茧,治车缫丝,昼夜操作”。小满时节,春蚕在蚕床上开始吐丝结茧。为祈求养蚕的好收成,民间在每年四月放蚕时会举行祈蚕节,这种民俗绵延千年。

丝绸根据其织法,可分为绌、罗、绢、锦、绮、纱、缎,其中锦的工艺最为复杂。《释名》是东汉末年刘熙的作品,是一部专门「探求事物名源的佳作。刘熙在十四篇《释采帛》中说:“锦,金也。作之用力,重其价如金。故唯尊者得服之。”锦,代表着古代丝帛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平,豪华贵重,其价值相当于黄金,只有达官贵族才穿得起。宋代将锦作为官服,按翠毛、宜男、云雁等7种花色分七个等级。民国年间,李劫人在《死水微澜》中写到:“凡是大绸缎铺,大匹头铺……全都在东大街。”蜀锦,成为成都古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象征。

蜀锦以蚕丝为材料,历来是朝廷“贡品”。三国时的织锦,以成都、襄邑、临淄、洛邑最为有名,蜀锦图案丰富,花形饱满、工艺精美、色泽艳丽,且有着独特的经锦工艺。

蜀锦织成后要在水中漂洗,色彩才更鲜艳。流经成都城南的二江,又叫流江、笕江,水质清亮透碧,特别是古百丈潭河段最佳,唐代名相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中称赞:“此水濯锦,鲜于他水”。汉代,在笕桥南岸设置“锦官城”。三国蜀汉时期,由于采购蜀锦的官商增多,又在东门锦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“锦官驿”,接待来往的高官巨贾。

自此流江、笕江就有了千古典雅之美名“锦江”,成都也有了千古风流之美名“锦城”,李白、杜甫在此留下了千古吟诵的锦绣诗篇,如李白《登锦城散花楼》:“日照锦城头,朝光散花楼”;《上皇西巡南京歌·其七》:“锦水东流绕锦城,星桥北挂象天星”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: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”;《赠花卿》: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”;《送秦九归成都》:“读书云阁观,问绢锦官城”……

成都蜀锦与南京云锦、苏州宋锦、广西壮锦被称为“中国四大名锦”,蜀锦居首。蜀绣与苏绣、湘绣、粤绣齐名,为“中国四大名绣”之一。由是,成都“锦”色纷呈,“绣”色满目:驿为“锦官驿”、市为“锦市”、浦叫“锦浦”、门叫“锦门”、里为“锦里”、街为“锦江街”、路为“锦西路”“锦兴路”、巷为“锦绣巷”、桥为“蜀锦桥”“通锦桥”、馆为“锦华馆”、书院为“锦江书院”……及至当代,宾馆叫“锦江宾馆”、区叫“锦江区”。美丽斑斓的“锦”彩“绣”色,是古今成都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旅游名片,“锦绣之城”名不虚传。



春蚕在蚕床上吐丝结茧。



Focus 聚焦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5年6月25日
星期三



古桑的树形、皮质颇似大漠胡杨。

古代文献中关于“金蚕”的记载和传闻不少。晋代陆翊《邛中记》载:永嘉末年(313年)在齐桓公墓中发现“金蚕数十箔,珠襦、玉匣……不可胜数”。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载:在吴王阖闾夫人墓中发现“金蚕玉燕千余双”。唐杜光庭《仙传拾遗》载:蜀王蚕丛氏教人蚕桑的最关键性举措,就是作金蚕数千头,每年岁首蚕月时节给家家户户送一只金蚕,供民祭拜供奉。北宋李昉等编纂的《太平御览》也记载,秦始皇陵里有“金蚕三十箱”。“金蚕”究竟是啥模样?千百年来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。

1984年,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农民谭福全在池河淘金时,淘到一条金光灿灿的蚕,体态十分逼真。经专家鉴定为汉代鎏金铜蚕。1995年夏,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村民在石棺里发现了一对金属蚕,经鉴定,分别为铜蚕和金蚕,金蚕为纯金制品。

考古出土文物证实了“金蚕”确有其物。四川丝绸博物馆展出了盐亭出土的“金蚕”,印证唐赵夔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作《嫫祖圣地碑》所述:“古帝耕籍田,后桑蚕官,春不夺农时,即有食;夏不夺蚕工,即有衣。衣食足而后礼乐兴焉,皇图巩固焉。是以岁在正月朔八至二月初十,天子、庶民祭祀先蚕,典礼之隆,全然帝王祭祀先农之尊。”

可见蚕在古代帝王心中贵重若金,帝王人殒会以“金蚕”为殉葬品。民间则将蚕称为“蚕宝宝”,视为“金童”。在嫫祖故里盐亭出土的桑化石、蚕化石、丝团、陶蚕、陶茧等文物,揭示了“金蚕”的秘密和曾经湮没的悠久历史。

古人赋予蚕桑神性:蚕称为“灵虫”“天虫”“蚕姬”;桑树被称为“东方神木”,桑果被称为“圣果”。蚕桑是“天赐之宝”;天然蚕丝被誉为“纤维皇后”;蚕蛹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用于食品和药品;蚕沙是优质饲料和肥料;桑叶不仅是蚕的主要饲料,还可制成桑叶茶等产品;桑果称“桑椹”,可生食,也可榨果汁、酿酒;桑树木材坚硬,可作为家具、乐器、雕刻等的用材,其树皮纤维柔细,可作纺织原料、造纸原料。

2008年6月7日,经国务院批准蚕桑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诚如荀子《蚕赋》云:“(蚕)屢化如神,功被天下,为万世文。”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古桑大道上的古桑皆从古丝绸之路沿线移植而来

北门金锁

新都三河场地处成都北门水陆要津,历史上属成都县管辖,清同治《重修成都县志》载:“三河场距城三十里”。1952年划归新都县。

三河场地处成都府城金牛古蜀道北上秦陇、中原的交通要冲,是北方入川进入成都的门户,也是北丝绸之路古蜀金牛道南线连接点,古代岷河物流水运的重要码头,自古有“北门金锁”之称。清时,金牛古蜀道上有一座四柱三间五楼的砖石牌坊,是成都府城北大门的标志性建筑,意即进入锦城“第一门”。

而今天的三河场复建了清时的“锦门”,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钱来忠撰写了“锦耀三都北郭金扉灿烂;门通万国南方丝路悠长”的楹联。四川蚕桑专家王升华在《四川蚕业史话》中载:“经过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,‘南丝绸之路’起点位于扼成都北大门出川要道,自古素有河川秀美、市井繁荣的‘北城金锁’之称的三河场。”

锦门旁边的“马鞍河”是岷河的一条支流,河上有清道光年间修建的五孔石拱桥——承顺桥。沿承顺桥上步行行百来米,即锦门“古桑公园”。古桑大道两侧排列着15棵高大的古桑树,树龄在200—800年。沿着笔直的大道迈上三层台阶,上有石砌高台,台前有“丝路桑魂”四字。居于高台之上的是两棵千年古桑,系系科桑属,野生型乔木桑,树身高大,枝叶茂密,因桑果呈白色,又叫“白桑”。事实上,这两株古桑是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新疆等地引进移植的,现在却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现存的千年珍稀古桑,名副其实的“古桑王”。

立夏时节,古桑长满了绿油油的桑叶,密密麻麻的白色小桑果从不透风的绿叶中探出头来。头晚狂风袭击,树下满是桑果。遇到几位来此游玩的大姐在捡拾落地的桑果,说千年桑树结的果,泡酒好得很。她们让我尝尝成熟的桑果:“好吃,甜。”古桑大道上,陆陆续续有抱着孩子的少妇、搀扶着老人的子女、晨练的退休大爷大妈,还有年轻的“00后”前来观赏古树,很多人认为古桑树象征着健康、平安和吉祥。

两棵千年古桑的树形、皮质颇似大漠上的胡杨,粗糙的树身,像被寒风犀利的刀刃割裂成无数纵横交错的沟壑,如同丝绸之路千年岁月的风霜皱褶,既有着大漠胡杨般的精气神,又有着千百年慈祥泰然的平和面容。

我感到纳闷:成都平原自古便是“蚕桑之乡”“锦绣之城”,为何这里没有千年桑树,反而要从别处移植呢?

经考察,目前成都市仅有四株100—180年的古桑,保护等级为三级,分布在成都昭觉寺、新都宝光寺、崇州崇庆中学。四川省内仅有两株保护等级为一级的古桑,一株为峨眉山报国寺蒙桑,树龄700年;一株为米易县麻陇乡奶桑,树龄640年。也就是说,成都地区没有一级或二级古桑。

带着这些问题,我先后请教了四川省蚕桑专家冯永德、高级农艺师何皓天和蚕桑丝绸研究者任建宇等专家,这才解开疑团。原来成都平原的桑树多为“女桑”,即人工种植的低矮经济桑,便于采摘桑叶以及每年例行“剪头”疏枝,基本没有高大的乔木桑。因气候、文化、习俗等影响,新疆等地百年以上的古桑资源保存较多,四川境内石棉、雅安等地也有较大面积的野生桑林资源,但百年以上的古桑还是罕见。

秦汉三国时期,蚕桑经济在成都高度发达,是与齐鲁齐名的两大蚕桑基地之一。左思《蜀都赋》称成都“栋宇相望,桑梓接连”。蜀汉时期成都人植桑蔚然成风,蚕桑经济既是蜀汉立国的重要经济基础,也是国防军费的主要来源。

在成都武侯祠内汉昭烈庙刘备殿前,有清人完颜崇实撰写的楹联:“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;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。”上联中的“王气钟楼桑车盖”典出自陈寿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:“先主少孤,与母贩履织席为业。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,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,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,或谓当出贵人。先主少时,与宗中诸小儿子于树下戏,言‘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。’”羽葆指以鸟羽为饰的华盖,羽葆盖车就是天子出行乘坐的豪华专车。传说刘备出生时屋顶上空出现王气聚集的祥云,与屋东南角高大如“羽葆盖”的桑树相辉映。公元221年,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,国号为“汉”,史称“蜀汉”,以此表明继承大汉正统。

“王气钟楼桑车盖”的故事在蜀汉流传很广,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对蚕桑的崇拜。时任蜀相的诸葛亮在家也种植桑树,自称“有桑八百株。”蚕桑经济支撑着诸葛亮的北伐,由于北伐军费巨大,诸葛亮曾颁布布政令:“今民贫国虚,决敌之资,惟仰锦耳!”

蜀地蚕桑经济自古兴盛,『三月蚕市』民俗延续至今

桑车华盖